

在县城荡马路

只因布依族聚居的涟江边有一个好花红书院,我时常到黔南的惠水县去。每次去都忙于到好花红镇的多间参加读书和创作活动,竟然从来没有在惠水县城里走一走,看一看。

这一回恰逢4·23世界读书日,好花红书院举办了作家出版社今年新出版我的“当代知识分子心灵”三部曲《魂殇》《婚殇》《恋殇》的活动。住在县城中央的一个别样酒店,6点起来,离吃早饭还有一个多钟头,我看天色好,太阳早早地就把它那耀眼的阳光洒遍了涟江两岸的马路、人行道和绿树浓郁的街心花园。况且,街心花园里一阵一阵的鸟语如歌声一般此起彼伏,甚至掩盖了车水马龙的县城的喧嚣。我不由得信步走出酒店大堂,沿着人行道无目标地信步走去。

县城人行道的早餐铺子正在开张。一家一家包子铺、面馆、米粉店、供应油条烧饼豆浆的饮食店,在人行道的两侧延伸而去。人行道边还有供应早点的小摊贩,我驻足细看,有专门卖糯米饭的,这种早点可以说是贵州大、中、小县城的特色。摊车推出来之前,糯米饭在家里蒸熟,加上各种切细的佐料,掺油并拌上盐巴酱油,炒得又香又糯又有嚼劲,推到行人熙熙攘攘的马路边,非常受到中小学生的欢迎。我的孩子在贵阳读小学时,也把吃一团糯米饭视作一种享受。没想到在惠水县城的人行道上,我又看见了这一景观。可见,一种受百姓欢迎的传统早点,也能传之久远。

同样的小摊位还有卖发糕、卖油饼、卖葱花肉馅饼的。早点品种的多样,使得热气腾腾的包子铺、米粉馆、馄饨面食店都有食客光顾。惠水的朋友对我说道,你逛街正逢周六休息天,你又起得早,看到的人不多,若是上班的日子,你看么,一家家馆子里都是吃早点的人。我还留心到,风行省城贵阳的肠旺面和粉,在小小的惠水县城里开了一家又一家,既有羊肉粉,又有牛肉粉,据说味道都不错。

和其他县城不同的是,惠水县城的马路上,有一家又一家的马肉店。但是早餐时间不供应,这里的人们习惯在晚饭正餐时吃颇具特色的马肉。我顿时联想到,华灯初上时分坐在车上经过县城时,见到的一家家马肉店灯火辉煌的情形。到了一个丁字路口,我看见一家叫肯林顿的蛋糕店,和北京、上海等诸多大城市不同的是,这家西式蛋糕店一早就向群众出售蛋糕,想必也有不少人把新鲜蛋糕当成早点吧。

过了马路就是街心花园,花园里鸟雀的欢鸣早就吸引了我。为什么这一片的鸟语如此悦耳得令人陶醉?信步走进弯弯曲曲的小径,走进繁盛的小树林,那百灵鸟的鸣唱如潮般迎面扑来。只见一只一只编织精美的鸟笼悬挂在枝干上,鸟儿的欢唱就是从鸟笼里传出来的。再看看小树林边上,一个个布依族老人有的坐在石凳子上,有的坐在长椅子上,还有的干脆蹲在不远处。

哦,我顿时恍然大悟,原来这些安居乐业、享受晚年的布依族老人,把他们世代代养成的喂鸟、逗鸟、斗鸟的传统风俗带进了县城。半个多世纪之前,我插队落户当知青时,走进布依族村寨,就晓得布依汉子有这习俗!真没想到,半个世纪过去了,他们把这一民族人文景观转移到惠水县城里来了。

联想到昨天晚上,隔着窗户,我听着一阵阵特色鲜明的布依歌曲,传过来的广场舞音乐,看到那些尽情歌唱舞蹈的妇女,我又一次感觉到小城生活的安定祥和,悠闲欢乐。就是在布依族苗族居住的惠水县城里,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。

走出街心花园,来到涟江大桥上,只见升高的太阳照耀在江面上,眼前闪烁着粼粼的波光。我不由得慨叹:涟江真是一条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族百姓的惠水啊!这也算是我踏着晨曦在县城里荡马路的一点收获吧。

最近,我通过了一场考试,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的考试。女儿在荷兰读研,我退休之后可能会两头跑,如果能考一个这样的证,没准可以把我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带到国外去。机构也一再强调这个证的含金量,那就去考一个吧。于是,在年近五十岁的时候重新走进课堂。机构位于华师大东,我住在华师大西。每个周末的清晨,我从家里出发,穿过师大校园去机构,一路上遇到无数年轻学子,他们青春的模样,让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一些。班上有二三十位学员,最小的是一名高二女生,她准备出国读大学,已经在着手申请,见缝插针地来学这个证。她说,将来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教人家汉语。这是个计划性目标感很强的姑娘,喜欢苏东坡,网名就叫子瞻。有一天她背着一个巨大的装备来,原来她还在学习花式剑术,上完课后要去剑馆练剑。

夏目漱石写道:“我是只猫儿……在那儿第一次看见了人这种怪物……当时我想:‘人真是个奇妙之物!’”这只猫和书生一起经历了猫生和人生,在猫的眼里已然很难区分此二者。

小说《莫斯科小猫》也是以猫的视角来观照生活的,这只叫萨韦利的特立独行猫,代表作者思考,它以猫眼认识世界认识人类,追求自我追求自由,勘透生死。它说“命运就是这样,总是逆着我们的毛梳”。在这里,人和猫难于区分主客体,猫咪看清世界,看清命运,与人们一同承受着“逆毛”,但即使如此,世界破破烂烂,还是由小猫来缝缝补补。

猫咪缝补世界的本领与生俱来,它们真是受欢迎,打开电脑,右下角就跳出来“桌面猫咪合唱团:实时打字跟随”,它们的小模样看得人忍俊不禁,令人心生欢喜——你喜欢时,大脑前额叶会产生多巴胺,据说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可以让人情绪稳定,专注力提升,学习能力增强。多巴胺是大脑奖赏的一种化学物质,让大脑产生兴奋和愉悦的感觉。这是猫咪对人们实在的贡献。怪不得丰子恺说“可知猫是男女老幼一切人民大家喜爱的动物。猫的可爱,可说是群众的意见”。

古今中外,爱猫的名人可以排成长队,他们的故事也耳熟能详。陆游爱

布袋上的猫

是一个梦境般的封闭世界的主宰”。曼德拉说“人想成为鱼和鸟……但是猫/只想做猫/所有的猫都是纯粹的猫”。还有海明威、达尔、毕加索、安迪·沃霍尔、布考斯基……

民间的猫奴更不可以居家养猫,那猫通体雪白,长毛,眼睛一黄一蓝,总是悄无声息地飞速窜过来,但到我面前时它急停,也是悄无声息地“喇”一下停住了,保持一小段距离,用那双漂亮的异瞳探究地看我。然后,它就慢慢踱开去,又穿行于屋顶、楼梯、晒台……我有时担心它将花盆打碎,但它在各种狭小的空间里游刃有余,竟然从没有碰翻过东西。

我惊奇于猫的漂亮和轻柔绵软,还有,界限感。后来我才想到,界限感,这大概是我爱猫的原因了。当然,漂亮,是我会多看它几眼的最早动因。后来,在《金阁寺》中读到“除了

我,几乎所有注释者都忘记说:猫原来就是美的凝聚体”,我想,是啊,这么明摆着的事,就没必要特别提出来说了吧。

有段时间,足不出户,活动范围缩小,所见也有限,但和猫咪打照面的机会变得更多了,小区园子里,它们一如既往地活跃。黑猫或者白猫,有时是玳瑁猫虎斑猫,经常见,有几只甚至都能认出来,有只白猫额头上

一撇一捺两道黑色,我们叫它小八,看得出来,它们性格各不相同,有的黏人,你轻轻呼唤一声“咪咪”,它就撒欢儿跑过来,绕着你转圈,有的会停下来,远远地看你一眼,判断你是否会给它吃的……但不管什么样的性格,它们都和你保持它们认可的距离,看得出来它们很有主意,这界限是由它们划定的,感觉它们真的像“君子”,淡如水的关系,可以相见,更可以一别两宽。

当和你别过,猫们联翩腾挪,你可以“漠视”“蔑视”人们的规定,游走于所有它们的意志所能到达的地方。李可染曾说,“小猫眼里有大世界”,这时自由的猫们,是否应对人们产生怜悯?

波德莱尔写《恶之花》,也忍不住写猫,“有只漂亮而健壮、温柔而可爱的猫,在我脑海中,仿佛在它的套房里漫步”。他的这只套房里的猫是否是来给他缝补这个世界的?

清少纳言说,“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。渐渐发白的山顶,有点亮了起来,紫色的云彩细细地横在那里,这是很有意思的。”但是,她又说,“三月的黄昏时分,徐徐吹来的花风,叫人深深感动”。对此,我只能理解为:这是个春意荡漾的女子。关于春天,她无所不爱。春天,下雨的时候最好。杜甫说,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。雨,应时而来。杜牧说,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雨,是美的媒介。不下雨也好。白居易说,不下雨时就外出踏青,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。叶绍翁说,“不雨下到山深远处去搞行为艺术,木屐履在青苔上作画,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不开”。

4月19日下午,拙著《九十乱弹》签售对话会在钟书阁书店举办。会场坐满了读者,多为老人,其中一对老姐妹,妹妹83岁,姐姐91岁。这些老人多因为书是年过鲐背的老人所写,引起他们进一步了解书中内容的兴趣。同时,这表明老年群体中多有爱书人。前辈作家柯灵一生读书、编书、写书,他说书是他的恩师,他的良友,他青春的恋人,中年的知己,暮年的伴侣,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。如今以书为伴的老人正越来越多。

在对话中,那位91岁老姐姐说,她已翻阅过《九十乱弹》,不少文章不落陈套,写出了新情况新问题,杂文作者是怎样做到的?我说,杂文作者要关注现实,勤于思索,头脑里要经常装着问题。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学写杂文,给我很大启示的竟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。他二十多岁,却已有多项发明,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头脑里经常装着一些问题,不断想。我当时任记者,与社会联系密切,当我也经常思索从生活中感受到的问题,就发觉有不少杂文题目可写。当然,写好杂文需要心系人民,发扬锐气,敢于批评该批评的,敢于弘扬该弘扬的。在写作上要求智慧,“杂”而有文,不做“言论老生”,把诗和政论结合起来。《九十乱弹》虽是按着这一要求在写,但“落陈套”的文字也不少。

随后,陈志民先生赠我一幅“悟道”墨宝;金宏远、费平二位赋诗吟贺:“莫道夕阳近黄昏,九旬仍唱青春调”“笔力犀利话万象,杂论世象情怀含”。

对书名“乱弹”,我作了简要说明。其一,“乱弹”就是杂弹,杂谈、杂文之意,表明这本书不是系统的学术著作。其二,“乱弹”是浙江地区的一种传统戏曲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受到百姓欢迎,用来比喻杂文,我觉得比较确切。瞿秋白曾用“杂弹”为书名,叫《杂弹及其他》。

会后,一些在会场上加了微信的老年朋友还交流着。何鑫渠先生对书中一篇文章个别用字提出删掉建议,我感佩他对文字的认真精神。

对话会的嘉宾是孔曦,与老年群体有着密切的接触,她赞同柯灵前辈的说法:书是暮年的伴侣。

我的一只布袋上画有种纠缠,似乎到了一种猫绕着二郎腿弹吉他的简笔画我两忘的境界。我背着这只布袋穿梭于城市之中,有一种成为一只猫而成功进入自由孤独世界的幻觉,尽管城市熙熙攘攘。



除了春天禁止入内
冯磊

苏东坡说,下雨就去看桃花,吃河豚,“蒹葭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。下雨,或者不下雨,都是些小情趣。都不如在春天扯着爱人的手,去寻找诗和远方。春天,吴越王钱穆给他的王妃写了一封信,委婉地说,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”。韦庄说,钱穆太文艺。真的爱情,是心头燃起熊熊大火,欲罢不能。甚至,让闰中人产生赌一把的念头:“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?”“妾拟将身嫁与,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,不能休。”套用摇滚歌词说,“LET IT BE”,随他去吧。因为爱情,火坑也跳。陈子龙说,春日风光好,伊人偏偏不高兴。“小桃枝下试罗裳,蝶粉斗遗香。玉轮碾平芳草,半面恼红妆”。

毛。老师目前单身,学员中有一个性感美女每每问他问题,他会脸红。我觉得老师还像个小男孩。那个美女有一头浓密长发,爱健身,在练泰拳,她说自己喜欢泰国,将来也许会去那边生活,那边很多学校需要汉语老师,她就先考个证再说。

给我们授课的另一位老师在法国的孔子学院工作过,长得秀气,讲课条理清晰,发音标准,她讲课时机构特意派了摄像师在后面录像,这是将来要制作成网课的。我认真地听讲、备考,考试也是一次性就通过,顺利拿到了证。只是后来女儿回国发展,我也没有真的把这个证派上用场,但是也不后悔。因为,真的学到了东西。比如在考试中有一道必考题,是关于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的算法,老师用一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相关知识以及

具体算法,我能听懂,但要命的是,我记不住天干地支所对应的那22个字。老师顺口溜似的说出一串字来,我只记得各自的前八个:甲乙丙丁……子丑寅卯……

我小的时候,爸爸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讲,要我记住,当时我不以为然,现在谁还记农历。如今,我不得不逼着自己记了。一次次念、背,在纸上划划,睡前回忆,早上起床后复习,终于记全了,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一同记住的还有十二地支对应的十二生肖。

原来,只要用心,并不难啊。这也算是这次考证给我带来的另一个认知上的收获了。

十日谈
人生的“证明”
责编:华心怡

已故诗人谷川俊太郎说,“三月多云的天空下/电车放慢了速度/我让瞬间的宿命论/换上梅花的香馨”。这个日本人还说,春天哪儿都好,“在可爱的郊外电车沿线/除了春天禁止入内”。

艾略特说,那是三月,四月的就完全不同。“春天来得出人意外”“一堆破烂的偶像,承受着太阳的拷打”,这让人不安的四月,让人倍感彷徨。

这个春天,我看了几首诗,一时痴了,竟久久不能入睡。

这枚汗水铸成的“勋章”注释为:强健的体魄,专注力、决策力、心理抗压能力、受挫能力的提升。

